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七

起延熙九年盡延熙十五年

後皇帝中之下

丙寅延熙九年

魏正始七年吳赤烏九年

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攻魏柵中殺

略數千人而去

魏幽州刺史毋邱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

叛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大都

高句驪都於大都大山深谷毋邱儉傳謂縣

車束馬以上大都可知矣唐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亦流東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大都城

斬獲首虜

以千數初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

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

子皆放遺之位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位宮遂

奔買溝

後漢書東夷傳買溝妻北沃沮之地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句驩名城為溝婁杜佑曰北沃沮一名買溝婁又曰高句

驩居紇升骨城漢為縣屬元菟郡陽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郡受

之後范驩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為幘

溝婁溝婁者高驩名城也建安中其王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九

都山下在沸流水西魏正始中母邱儉屠九都銘不耐城而還又

曰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北沃沮一名儉遣元菟太守王頎追

買溝婁去南沃沮入百餘里與挹婁接

之過沃沮千有餘里沃沮之地在蓋馬大山之東漢武帝滅朝鮮

屬樂浪元武廢省就以其渠帥為至肅慎氏南界魏東夷挹婁之

縣侯其國小迫于句驩遂臣焉焉至肅慎氏南界魏東夷挹婁之

也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

附錄北魏書云高句驩者出於夫餘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

王問於室中為日所照引身避之而日影逐而照焉遂感而有孕

主一卵大如五升斗夫餘王棄而與犬犬不食棄而與豕豕又不

食棄之于路牛馬避之棄之于野眾鳥以毛茹之夫餘王割剖之

不能破遂還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處有一男破殼而生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恐有異志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焉朱蒙每私試之知馬有善惡乃令駿者減食使瘦驚者善養使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乘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大餘王以朱蒙善射限之一矢而朱蒙之殫獸最多夫餘人遂忌而謀殺之朱蒙乃與烏引烏達二人乘夫餘而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日可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于是魚鼈浮而舫朱蒙得渡進至普連水遇見三人其一人著麻衣一人著衲衣一人著水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定居焉而號曰高句驪朱蒙死子閼達立閼達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乃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莫來子孫相傳至裔孫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惡之反長凶虐國以殘破宮曾孫位宮亦生而視人以其似曾祖宮故名爲位宮高句驪呼相似爲位位宮亦有勇力使弓馬

秋九月吳主權以驃騎將軍步騭爲丞相車騎將軍朱然爲

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分荊州爲二部以鎮南將軍

呂岱爲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

水經注陸水出長沙下雋縣西逕蒲圻

圻縣北又逕蒲圻山北入大江謂之陸口江水又逕蒲圻山北對蒲圻洲頭卽蒲圻縣治武昌志曰蒲圻山今在嘉魚縣境蓋蒲

圻縣初置于此宋白曰蒲圻縣漢沙羨縣地吳黃武二  
年于沙羨縣置蒲圻縣在荆江口因湖以稱故曰蒲圻  
軍諸葛恪爲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鎮武昌初遜之卒也其子抗  
領父兵鎮武昌至是與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繕完城圍薄其牆  
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  
壞深以爲慙大赦大司農河南孟光于眾中責貲禕曰夫赦者  
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裒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  
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  
以惠姦宄之惡平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  
者亮荅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匡衡疏見三十  
八卷元帝永光二年吳漢言見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  
開傳紀字元方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

鄭元字康成

季玉父子劉琰字季玉歲歲敕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祿不及焉

陳壽評曰諸葛孔明達於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吳人不便大錢乃罷之青龍四年吳鑄大錢一當五百景初二年吳又鑄大錢一當千冬十一

月大司馬蔣琬卒帝乃親征以涼州刺史姜維為衛將軍與大

將軍費禕竝錄尚書事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漢武帝元封二年分蜀郡北部

置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蜀郡蜀又分為汶山郡又立平康縣屬焉杜佑曰汶山郡今蜀郡西北通化郡地冉駹所居也宋白曰

茂州通化郡古汶山郡劉昫曰維州營城縣蜀將姜維討汶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城即姜維故壘數出游觀增

廣聲樂太子家令巴西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竝起以

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陋惟其德之厚薄

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齎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

事並見更始二年

故能以弱爲彊而成帝業及在

洛陽嘗欲小出鈔期進諫即時還車

鈔期傳曰光武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

之謀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日帝爲之回輿而還○鈔音姚

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

臨賊聞言卽行

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

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

自安不爲帝者之欲善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爲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

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可堂矧其構誠非蠶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設也下爲子孫節儉之教帝不聽

丁延熙十年

魏正始八年吳赤烏十年

春正月吳全琮卒琮桂陽太守柔之子

也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卒皆散于親友空船而歸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賑贖不及啟報柔以是奇之後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用顯名琮爲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後作督帥養威持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琮爲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迂既親重宗族子弟竝蒙寵



貴賜紫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 二月朔日有食之時魏

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

治戒在比周舜之佐堯也驪兜其工自相稱引則流放之周公輔

政慎於其朋書洛誥周公戒成王曰罔子其朋罔子其朋其往孔

以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

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

率其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吳主權詔徙武昌宮材瓦

繕修建業宮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入歲吳以漢獻帝建安二

已二十年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補建通更伐致者謂凡所

仍舊也 吳主曰大禹以卑宮爲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若更通

伐方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

宮晉太東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 今諸將及州郡皆義作以下奉主義 魏

大將軍瑛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甯宮魏後魏起永甯寺于銅駝

街西意即前魏永甯殿故處也又據陳壽志太后稱永甯宮非律也意者晉諸臣欲斥曹爽之意以遷字加之耳晉書五行志曰爽

遷太后于永甯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旨諸臣所記也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時

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

稱疾不與政事爲司馬懿誅曹爽等張本 吳丞相步騭卒 魏主芳好襄近

羣小遊宴後園秋七月尙書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晉書魏

式乾殿當在皇后宮坤爲母乾爲父言及遊豫後園皆從大臣

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爲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

父上言今天下已平陛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車天下

之福臣子之願也魏主皆不聽 以尙書宗預爲屯騎校尉時車

騎將軍鄧芝自江州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

邪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芝性驕傲自大將

軍費祿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既而預復聘吳吳主權捉其

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

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主權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擊魏魏

楊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

安豐縣漢屬六安國後漢屬廬江郡魏分置安

豐郡屬豫州

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

出則懼內舉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

欲補綻支黨

綻縫也音綻

還自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是歲魏雍涼

羌胡乘降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魏雍州刺史郭淮討蜀護

軍夏侯霸戰於洮西

水經註洮水與蜀白水俱出西傾山山南即白水源山東即洮水源洮水東流達吐谷渾

中又東逕臨洮安故狄道又北至枹罕入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

率部落降維維徙之入蜀蜀志曰居于繁縣據姜維傳則白虎文與治無戴二人也又魏志曹真討破叛

胡治元多蓋諸胡有治姓也准進擊羌胡餘黨皆平之

戊辰延熙十一年魏正始九年吳赤烏十一年春二月魏中書令孫資癸巳中書

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夏四月

魏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

之官無其人則缺書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監職官不必備惟其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

遂固辭不受五月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廣

賞刑威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秋九月魏以車騎將軍王淩為

司空涪陵夷反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置涪陵郡唐之涪州宋白曰涪州涪陵郡漢為涪陵縣地蜀先主以地

控江源於此立涪陵郡領漢平漢葭二縣四夷縣道記云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近蜀江十五

里有雞鳴嶺上有枳城創漢枳縣也李雄據蜀後枳縣荒廢恒溫  
定蜀別立枳縣於今郡東北十里周武帝保定四年涪陵首領田  
思鶴歸化於故枳城立涪陵鎮隋開皇三年移漢平縣於鎮城仍  
改漢平為涪陵縣因鎮為名唐為涪州元和三年以涪州歸羅  
黔中接近敷綽黔中案華陽國志曰涪陵巴之南鄙從枳縣入涪  
涪水秦司馬錯由之取楚黔中地漢興常為都尉理山陰水灘人  
多饑饉惟出丹漆蜜枳縣即涪州所理漢建安中涪陵謝本以涪  
陵廣大自州牧劉璋分置丹興漢葭二縣以高郪璋乃分涪陵立  
永甯曰萬甯又增立漢復縣後主又立漢平縣晉太康地志省丹  
興縣郡移理漢復又言萬甯在郡南水道九百里其萬甯蓋今費  
州是蜀後主延熙中涪陵大尉徐巨反鄧芝討平之漢涪陵蓋在  
今涪州東南三百三十里黔州是其故理在江之東又言漢復縣  
北至涪陵九十里蓋今黔州所管洪杜縣是其故理又言漢葭在  
郡東百里澧源出界蓋今州東九十里故黔州城是其丹興縣蓋  
在今黔州東二百里黔江縣是又案漢平縣在今涪州東百二十  
里羅浮山之北岷江之南白水入江處側近又案十三州志現在  
郡東北涪陵在郡東案今黔州亦與巴郡東南州抵縣謝本所論  
晉志所云今夷費思橋及黔府等五州悉是涪陵故地又隋圖經  
黔中是武陵郡西陽縣地案漢西陽在今溪州大縣縣界與黔州  
約相去千餘里今三亭縣西北九百餘里別有西陽城乃劉蜀所  
置非漢之西陽隋圖經及貞觀地志並言蜀所置西陽為漢西陽

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自永嘉後沒於夷獠元魏後圖記不傳至  
後周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立奉州領改黔州大業中又改黔安  
郡因周黔州郡名遂與秦漢黔中郡交可難辨其秦黔中郡理在  
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牧城是漢改黔中爲武陵郡移治義陵卽  
今辰州沅浦縣是後漢移理臨沅卽今朗州所理是今辰錦教獎  
溪澄湖施入州是秦漢黔中郡地與今黔州及夷費思攝隔越嶲  
嶺東有沅江水及諸溪崕合而東注洞庭湖嶺西有巴江水一名  
涪陵江自牂牁北歷蠻費思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  
之涪陵與黔中故地殆然自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魏大將軍  
分矣○漢音獲聲音彈上聲  
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尙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  
帝才人以爲伎樂作窟室綺疏四周窟室懸地爲室也賢數與其  
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爲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  
弟數俱出遊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竝出若有  
閉城門誰復內入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  
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烈祖明  
帝也封

平原王肅廢分國有地國在天府周禮有天府鄭元註爽信清河云掌祖廟之寶藏又賢能之書及功書皆藏於天府

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

五歲

結刑五歲者但結以徒作五歲之罪而不使之轉作也

久而復爲并州刺史往見太傅

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并州少耶恚理分界失分乎

魏并州統太原

上黨西河維門新興冀州大子諸州并州遠接荒外故意其飲望懿多權數以此言通發禮耳禮曰何明公言之

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爲明公齊蹤伊呂匡輔

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

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冬河南尹李勝

出爲荊州刺史爽令勝過辭太傅懿拜伺察焉懿見勝勝自陳無

它功勞橫蒙時恩當爲本州詣閣拜辭不意加恩得蒙引見懿令

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濡

賀勝曰眾情謂明公舊風發動

魏武之辭也勝以風疾故勝以爲舊風發動

何意尊

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

近胡好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本

州

李勝南陽人故謂并州爲本州

非并州懿復陽爲昏繆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

愛勝復曰當忝荊州懿乃若微悟者謂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

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勳名今當與君別自顧氣力轉微後

必不更會欲自力設薄主人爲生死之別因流涕哽咽勝亦長歎

而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向爽

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

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

易時鄧颺在坐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



輅曰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

曰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

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天飛鵲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榘則懷我

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輔舜左傳高陽氏有才子

大臨尤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

豈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

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

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周書以鼻為天中自脣以上為人

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

者顛輕衰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衷多益寡衷與格同取也

自減損也分為多當私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臆曰此老生

之常談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晏謝曰知幾其神

乎古人以爲難交疏而吐誠今人以爲難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

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

邑舍平原邑耶

也具以語其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舅大

怒以輅爲狂 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吳主權以

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

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 魏濟陰太守沐竝卒竝爲人有志介嘗

過其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吳將朱然遣兵於峴山斫材兵

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同食後熟者荅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

沐德信邪其名流播於異域如此年六十餘預作終制欲裸葬其

略曰陽虎璠璵甚於暴骨桓魋石室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

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  
 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則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  
 為物惟恍惟惚壽為欺魄夭為瘴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  
 陽甘夢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冠為纏哉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  
 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王孫矣若將隨俗抑廢吾志死而有知  
 吾將屍視

附錄是歲魏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  
 王問南南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入穴至期更冠幘  
 卓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又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前  
 及日適欲中鼠須臾之閒出復入入復出轉輾語如前及日正中  
 鼠曰周南汝終不應我復何道言絕  
 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

已延熙十二年

魏嘉平元年吳赤烏十二年

春正月甲午魏主芳謁高平陵

高平

陵明帝陵也水經注大石山在洛陽南山阿有大將軍爽與弟中  
 魏明帝高平陵孫盛曰高平陵去洛城九十里

領軍義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

城門勒兵據武庫列陳闕下時懿子師爲中護軍懿使之將兵屯  
司馬門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謂曰君爲周勃矣  
又召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義營懿自率太尉蔣濟等勒兵出  
迎天子行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上樓引弩將射懿孫謙止之曰  
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世不得發懿遂出屯洛水浮橋王  
奏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  
後事爲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  
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  
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  
親殿中宿衛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  
監伺察至尊離間二宮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

寄坐

寄坐謂雖處天子之位猶寄寓也

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

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

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甯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

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遛以稽車駕

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輒專也懿雖挾太后以臨爽而其奏自言輒者至可以天子在爽所也

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

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

水經注來儒之水出于牛石之山西南流逕大石山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伊

水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中陽縣南北入于洛

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衛

魏武創業令州郡備置田官故洛陽亦有屯田兵

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

宜早自歸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惟免官而已以

洛水為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桓範鄉里老宿

範南國人譙沛鄉里也

於九

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

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

門水經注平昌門故平門也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

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以此觀

猶用版詔至晉時則有青紙詔矣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

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避於

也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驚馬戀棧豆爽必不

能用也言爽顯慧家室而慮不及遠必不能用範計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

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爲邪

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

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

近在關南中領軍營總已遣王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洛陽典農中郎將典農都

尉所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中宿次宿也不過中宿命汝三宿汝中宿至許昌別

庫足相被假許昌別庫貯兵甲洛陽有武庫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

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甲夜初夜也夜有五更一更為

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

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狃慣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

也爽乃通懿奏事白魏主下詔免己官率羣還官爽兄弟歸家懿

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

爽嘗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

為計還坐廳事與兄弟共議未知懿意深淺作書以探之曰賤子

爽哀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遣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

匱乏當煩見餉以繼旦夕懿得書大驚卽荅書曰初不知乏糧甚  
懷踧踖今致米一百斛并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知幾數  
卽便歡喜自謂不死戊戌有司奏黃門張常私以所擇才人與爽  
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尙書鄧鸞丁謐司隸校尉畢  
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義訓鸞謐  
軌勝并桓範皆下獄使何晏典治之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懿曰  
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懿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懿  
曰是也乃并收晏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鄧鸞鄧禹之  
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然爲人好貨前在內職薦達臧艾艾以父  
妾與之京師爲之語曰以官易富鄧元茂丁謐爲人外似疏略而  
內實多忌雖與何晏鄧鸞等同位而皆短毀之故時謂臺中有三



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馮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  
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謚尤甚也故司馬懿尤恨之畢  
軌少有才能名聲甚盛子向公主居處殷富其在并州名爲驕豪  
李勝少遊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人有白勝堂有  
四窗八達而各有主名用是被收禁錮數歲爽輔政起勝爲洛陽  
令駱谷之役議從勝出故司馬懿惡之遷爲河南尹聽事前屠蘇  
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搥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  
遷荊州刺史未至官而敗桓範少以文學稱爲青徐都督與徐州  
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反爲岐所奏免後又當爲冀州牧時  
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妻仲  
長氏曰我甯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曰

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人謂君難爲作下今復羞爲呂屈  
是復難爲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  
墮胎死及爽事既敗範隨從到洛水浮橋望見司馬懿下車叩頭  
而無言懿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爲爾耶使復其位會司蕃詣鴻臚  
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時所道乃收付廷尉何晏進之孫也太祖納  
晏母尹氏爲夫人并收養晏其時泰立祿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  
竝見寵如公子蘇卽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  
子故文帝特憎之晏尙公主而主甚賢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  
惡日甚將何以保身及晏死有一男五六歲懿遣人收之聞其母  
有先見之言故特原而不殺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詣在府聞有  
變將營騎所津門出赴爽

營騎大將軍營騎士也津門洛城  
南出西頭第一門也亦曰建城門及爽

解印綬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有司奏收芝綜治罪太傅懿曰彼各爲其主也宥之頃之以芝爲御史中丞綜爲尙書郎初芝之出就爽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爲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帷酒或卹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昵之職也左傳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若爲己死非其私昵誰敢任之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可爲質任愛昵者則可爲之死從眾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程有道之妻嚴憲貞淑有識量年十

八而寡有女曰韓

韓韓同

亦有淑德傅元求爲繼室憲使許之時元

與何晏鄧颺不睦晏等每欲害之族人皆尤憲曰何鄧執權必爲

元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爾知其一

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我恐卵破雪消

行自有在遂與元爲婚晏等果敗而元無恙先是爽辟王沈及太

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沈遂行及爽敗沈

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

言始慮亦

不料爽至此不欲受知幾之名也

爽從弟文叔妻夏侯氏令女

夏侯氏之女名令女

早寡而無

子其父文甯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

上書絕婚張邈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

家驚惋謂之曰人生世閒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

家夷滅已盡守此欲爲誰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爲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爲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以直況也夏侯元字太初司馬師字子元選部郎劉陶睦之子也少有口辨鄧粲之徒稱之以爲伊呂陶嘗謂傅元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爲聖元不復難但語之曰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

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  
此爲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  
此爲鬼幽鬼躁者爲風所收鬼幽者爲火所燒二者皆非遐福之  
象也何晏曰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與夏侯  
元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爲聖人糟  
粕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所讀者何書公曰聖人之書也曰聖人在乎公  
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  
可傳者死矣糟粕滓也司馬云爛食曰粕又曰糟爛爲粕計慎曰  
粕已漉漉由是天匠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清談之禍  
始粲或之子也弼字輔嗣幼而察慧年計餘好老氏通辨能言未  
弱冠往造裴徽徽一見而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  
聖人莫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也弼曰聖人體無然無不可以

訓故不說也老子未離于有故恆言無勉其所不足何晏見之而歎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注易及老子爲尙書卽彌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又煩以所長笑人其注易也輒笑鄭元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然聞外閣有著履聲須臾便進自云是鄭元貢弼曰君年少何以輕穿繫文句而妄譏詬老子邪極有忿色言竟便去弼心生畏惡少時遇癘而卒年二十四初懿之起事獨與長子師謀之次子昭弗之知也懿深憂無兵而師素陰養死士三千於民間至是一朝而集懿乃先一日以所謀告昭因夜令人覘視二子師寢如常而昭終夜不安席及晨會兵司馬門師鎮靜內外置陳甚整懿歎曰此子竟可也

爾銑世說云陸士衡入洛次河南

偃師近夕結陰投宿民居見一少年姿華端遠與士衡言元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乃提筆古今總驗名實少年亦不甚欣解

既曉辭去脫膠逆旅逆旅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  
冢墓耳士衛怪之還尋昨路空野埋雲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  
轉爾也士衛自  
此妙達元理

丙午魏大赦 丁未魏以太傅懿為丞相加九

錫懿固辭不受 初魏右將軍夏侯霸為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

於蜀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討蜀護軍屯於

隨西統屬征西屬征西將軍府所統征西將軍夏侯元霸之從子爽之外弟

也曹氏夏侯氏之出也元父尚又娶於曹氏故元於爽為外弟爽既誅司馬懿召元詣京師為後

司馬懿殺元張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協以為禍必相及

大懼遂乘奔初建安五年時霸從妹年十三四在本郡出行樵採

為張飛所得飛知其良家女遂以為妻產女為帝后故淵之初亡

飛妻請而葬之及霸入蜀帝謂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非我先

人之手刃也指其兒子以示之曰此夏侯氏之甥也遇之甚厚姜



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

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士季者鍾繇次子尚書郎會也

爲司馬昭用會以伐蜀張本

母張氏字昌蒲少

喪父母入于繇家昌蒲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夫人孫

氏心害其賢數譏毀之及懷妊愈更嫉妒乃置藥食中昌蒲食之

大吐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荅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

古今以爲鑑誠假如公信我眾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

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耶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繇曰妾

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繇曰得男藥佳事何得聞

于食中與之遂訊侍者具服繇遂出孫氏因問昌蒲曰何以不言

昌蒲言其故繇大驚益以此賢之性雖好典籍涉歷羣書特好易

老子每讀易至大傳鳴鶴在陰勞謙君子藉用白茅不出戶庭之義每反覆誦之曰易三百餘爻仲尼特說此者以謙恭慎密樞機之發行已至要榮辱所由故也常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其次雖接鄙賤言必以信取與之閒分畫分明或問此毋乃小乎荅曰君子之行皆積小以致高大若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此乃小人之事耳希通慕大者吾所不好黃初六年生會性矜嚴明于教訓會雖童稚勤於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父繇所著易說十五使入太學問四方奇聞異訓謂會曰學猥則倦倦則意怠吾懼女之意怠故以漸訓汝今可以獨學矣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張氏乃執其手而誨之曰汝弱冠

見敘人情不能不自足則損在其中矣勉思其成是時大將軍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毓爲侍中晏還言其事張氏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魏主之朝高平陵也會爲中書郎從行太傅懿始舉兵衆人恐懼而張氏自若人怪問之曰夫人一子今在危難何能無憂荅曰大將軍奢僭無度太傅此舉必爲大將軍耳義不危國吾兒今在帝側何用憂爲久之會歷樞密十餘年頗預政謀張氏謂曰昔范氏少子爲趙簡子設伐邾之計事從民說可謂功矣然其母以爲乘僞作詐末業鄙事必不能久其識本深遠非近人所及吾常樂其爲人汝當脩所志以輔益時化乃不忝先人耳先是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鍊賢譽甚隆大將軍司

馬師嘗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松思竭不能改爰形於色會察而問故乃從松索觀爲之改定五字松以呈師師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以會對師曰此人可大用可令之來松以語會會問大將軍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二鼓乃出出後大將軍撫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才也遂與樞密會與兄毓小時值父晝寢因其儉嘗藥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旣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儉本非禮所以不拜後二人本末亦略於此見之 三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

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雖不出兵而常為行備敵人視者玩以為常則不知所

以備

豫矣然寢疾增篤吳主羈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

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吳主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

酒食出賜布帛及卒吳主為之哀慟夏四月天赦乙丑魏改

元嘉至吳有兩烏銜鵲墮東館魏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

侯蔣濟與之書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進封都鄉侯

上疏固辭不許濟病其言之失遂發病丙子卒秋衛將軍姜維

伐魏雍州依麴山築二城

麴山蓋在羌中魏雍州西南界據祁連山在趙上趙為魏也為趙要地也

魏屯兵

使牙門將句安

句音鉤姓也

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貨任侵佔諸

郡魏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常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

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秦率討蜀

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魏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

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

頭山

牛頭山在洮水之南以形名山魏收地形志後魏眞君四年置仇池郡治階陵縣縣有牛頭山五代志牛頭山在成州

上祿與秦相對秦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

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

屈人善之善者也

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

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

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

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

水經注白水出嶺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逕鄧至

城南卽艾所屯地以鄧艾至此故以名城

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

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

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  
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維軍遂還

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司空王淩之甥也屯於平阿

水經注淮水過當塗縣北又北

沙水注之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

晉志平阿縣屬淮南郡有塗山甥舅竝典重兵專淮南之任淩

與愚陰謀以魏主闇弱制於彊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其立之迎

都許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

楚王彪武帝子黃初三年徙王白馬

白馬縣屬東郡

淩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其子廣廣曰凡舉大事應本

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治丁罪桓鄧雖竝有宿望

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

言雖存心

於高曠而不切事

民習於舊眾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

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

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

謂蔣濟高柔張禮陳泰郭淮鄧艾等

修

先朝之政令副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爲惡者彼莫不墾改夙夜  
匪懈以恤民爲先父子兄弟竝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從初東郡  
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  
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曰白馬素羈西南馳誰其  
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之冬十一月愚  
復遣張戎詣楚王未還會愚病卒 十二月辛卯薨卽拜王凌爲  
太尉

卽拜者就壽春拜爲太尉

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爲司空

魏幽州史

護烏桓校尉杜恕性質直在朝不能俯仰故屢出在外

俯者俯身接下仰者

仰面事上不能俯仰則其接下也不能和以取悅事上也不能諂以取媚是有立身之勁節而無涉世之柔情者故不能容身于朝

上之

至是復與征北將軍程喜不相能

征北將軍府亦在幽州城中

恕常指斬



一胡兒喜欲劾之使司馬宋權示以微意欲恕折節以謝過恕答  
權書云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  
嫌也然僕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  
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  
說殺胡之事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  
耳不在僕言也喜遂深文劾恕免爲庶人徙章武郡恕倜儻任意  
而思不防患故致此敗清河太守陳留阮武謂恕曰相觀才性可  
以由公道而持之不爾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  
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閒暇可試潛  
思成一家言恕乃著體論八篇以爲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  
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

用兵而皆不可以無禮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之體論怨竟卒於徙所魏光祿大夫徐邈卒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性嗜酒魏國初建爲尙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武帝武帝大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耳乃得免刑文帝踐祚歷官潁川典農中郎將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邈對曰昔子反斃于穀陽紂叔罰于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文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

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

明帝太和初遷

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

事實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衣服以求名高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毛玠

字孝先崔季珪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

效也北近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毓之子也

延熙十三年魏嘉平二年吳赤烏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魏以

征西將軍郭淮爲車騎將軍秋八月吳丹陽句容及故鄣甯國

諸山崩鴻水溢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權生少子亮吳主

愛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

事見上卷延熙八年

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

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

爲後孫繼殺尚廢亮遷全公主張本

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

以害其兄心亦惡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袁

氏之敗

事見六十四卷建安七年

爲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

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至是遂幽和於別室驃騎將軍

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

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

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

臣

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官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

尙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

朝見甚惡之敕據晃等無事恩恩

恩恩急遂不諱細也

無難督陳正五營督

陳象各上書切諫據晃亦固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率據晃

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

爲新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後主紀第三

爲庶人徙故鄣

故鄣縣屬丹楊郡賢曰秦鄣郡所治也在今湖州安吉縣界

賜魯王霸死殺楊

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寄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

黨霸譖和

事見上卷

初楊竺少獲聲名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

及竺敗穆以數見戒竺得免死朱據未至官中誓令孫宏以詔書

追賜死 冬十月魏廬江太守文欽僞叛以誘吳偏將軍朱異欲

使異自將兵迎已異知其詐表吳主權以爲欽不可迎吳主曰方

今北土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

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

北界欽果不降異桓之子據範之子也 魏校事放橫黃門侍郎

程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

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竝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

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  
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爲國要道治亂所  
由也遠覽典制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  
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  
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  
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  
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遂令上察官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  
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于筆端不依科詔獄成于門  
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嚴疏以諛詞爲賢能諛音愚  
謂音同其  
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  
聚羣奸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

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于日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而  
陛下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  
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  
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  
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  
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  
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奸今復發矣昔桑宏羊爲漢求利卜式  
以爲獨烹宏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  
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遂罷校事官曉有通職昱之孫也 十一  
月魏大利景侯孫禮卒 吳主權立子亮爲太子 吳主稱遣軍  
十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

堂邑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魏吳在兩界之間爲發地賢曰堂

已今揚州六合縣杜佑曰揚州六合縣春秋楚之棠邑漢為堂邑  
淹北道以絕魏兵之窺建業吳主老矣良將多死為自保之規模

己 十二月甲辰魏東海定王霖卒 魏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

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擊吳魏主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

州泰襲吳稀歸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 魏荆州刺史與征南府昶  
並屯宛時已徙屯新野昶

向江陵引竹綆為橋渡水擊之 經大索也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  
已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為橋以

渡水 ○經音  
吳又音更 吳大將施續夜遁入江陵 續朱然之子也然本施氏  
朱治以為子孫人本其所

自出之 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

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續果來追

昶與戰大破之斬其將鍾離茂許晏 姜維伐魏西平不克 魏

征東將軍吳質卒質父敏與武帝有識武帝嘗問蔣濟曰胡通達

長者也甯有子孫否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其父至于精



後主延熙十三年十四年

賈綜事過之武帝卽召而用之久之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乃請質爲護軍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于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于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遂與周平及遷征東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寔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及卒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

辛延熙十四年

魏嘉平三年  
吳太元元年

春正月魏王基州泰擊吳兵皆破之

降者數千口二月魏以尙書令司馬孚爲司空夏四月甲申

璽以王昶爲征南大將軍 壬辰魏太赦太尉王淩聞吳人塞涂

水即前所作堂邑塗塘也據今滁河自滁州至員州○涂音除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

賊詔報不聽淩遣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宏連

名以自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爲書諭

淩已而大軍掩至百尺水經注沙水東南過陳縣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之百尺堰

也大軍掩至百尺即此地杜佑曰百尺在陳州宛邱縣不意其至而

至口掩至掩者掩其不備也我朝析汝陰之百尺鎮置萬壽縣淩

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

到邱頭水經潁水過南頓縣又東逕邱頭邱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曰王淩面縛于此故號王邱杜佑曰即今潁州沈邱縣

淩而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淩既蒙赦加怙舊好不復自

疑竟乘小船欲趨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水經注潁水自邱頭東南至慎縣又

東南入于淮懿蓋進軍已近淮相去十餘丈淩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

召我我當敢不至耶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折簡之客故耳  
古者簡長二尺四寸短者半之漢制簡長二尺短者半之蓋單執一札謂之簡折簡者折半之簡言其輕也又案南史孔瓘爲孔珪草表珪以示謝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朓音跳朓從肉旁者察名也從日月之月旁者晦而月見西方之名也凌

曰卿負我懿曰我甯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  
師自潁河亦流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五月甲寅凌行而西詣洛陽

到項項有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唯爾有靈能知吾心王凌固魏  
室之忠臣也遂飲藥死凌允之兄子也舉孝廉歷任州郡有政施  
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不容于口嘗從曹休征吳力戰  
決圍免休于難又得軍士之心與司馬朗賈逵友善臨民總戎亦  
足繼二人名迹凌子廣與弟飛臬金虎竝才武過人懿嘗問凌父  
子于蔣濟濟曰凌文武俱瞻當今無雙廣等志力又美于父退而

悔曰此言滅人門宗矣及凌敗生縛廣麾下引見懿以廣嘗有

嚮諫凌先言不坐且勞之曰彥雲早聽卿言不及也

彥雲王凌字也

廣正

色對曰廣父非反也廣所以勸父弗舉者欲須時耳廣父不幸舉不當而敗廣父太傅之賊而曹氏之忠臣也廣太傅之忠臣而父之賊也賊父以求生廣不爲也伏劍而死懿進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懿窮治其事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冢剖棺暴屍于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章服親土埋之初令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興令狐氏族父宏農太守邵獨以爲愚姓倜儻倜儻卓異也○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心甚不平及邵爲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今竟云何耶邵熟視而不荅私謂妻子曰

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  
邪將逮汝曹耳邵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愚在兗州辟山陽單固  
爲別駕與治中楊康竝爲愚腹心及愚卒康應司徒辟至洛陽露  
愚陰事愚由是敗懿至壽春見單固問曰令狐反乎曰無有楊康  
白事事與固連康所白愚陰事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  
數十固固云無有上固其名下固因執也懿錄楊康錄收也與固對相詰固辭  
窮乃罵康曰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族使君謂令狐愚也顧汝當活邪康  
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之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  
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詔以揚  
州刺史諸葛誕爲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郭淮妻王淩妹也  
亦當從坐侍御史往收時淮爲關中都督甚得民情帳下督將及

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上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  
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千騎追之使還  
以書曰司馬懿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五子  
若亡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干法未通當受罪于主者懿乃表原  
之 吳主權立潘夫人爲皇后大赦改元太元 六月魏賜楚王  
彪死盡錄諸王分置鄴使百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 秋七月壬  
戌魏皇后甄氏殂 辛未魏以司馬孚爲太尉 八月朔吳大風  
江海湧溢平地水深八尺高陵松柏皆拔郡城南門飛落 戊寅  
魏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懿內忌外寬多權變武帝察其有雄志  
間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  
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人謂文帝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

汝家事文帝素與懿善每相全佑故免及平公孫淵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迹其猜忍蓋有符于狼顧也及寢疾見王凌賈逵爲厲故遂不起詔以其子衛將軍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尙書事

唐太宗曰司馬懿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旣承忍死之詔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甯若此乎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而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畱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祿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

子也爲左部帥部族最強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

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則胡虜不可不

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

前朝

去卑侍衛武帝東遷事  
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

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

門離國弱寇追錄勳此御邊之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

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

之吳立節中郎將陸抗屯柴桑詣建業治病病差當還吳主種

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說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

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是時吳主頗悟太子和之無罪冬十

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

令孫宏固爭之乃止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



軍諸葛恪可付大事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于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命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

而符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呂侯國之元者志度經遠甫以十思

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

機者事之會逢事會

而人之靈明無以應之則爲不俱

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于雷

動從諫急于風移豈得隕身殿堂死于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  
粹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  
藥之繁華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

而費祿方與來敏對基意無厭倦敏以爲必能辦賊言其明略

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甯

補世說姓名長甯

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  
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祿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循  
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于此哉往聞長甯之甄文偉今覩  
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爲世鑒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權于臥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

宏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于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爲制羣

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爲太常胤

吳主婿也

爲恪胤皆敗張本

年十二而孤單胤子立而能治身厲行爲人

白皙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歡賞十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五

後主延熙十四年十五年

三

忠義錄

二月魏以光祿勳榮陽鄭冲爲司空冲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欲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論語集解行於世

天將軍費禕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

漢屬廣漢郡蜀先主改曰漢壽費禕梓潼郡

是歲尚書令呂乂卒乂持身儉約謙靖

少言爲政簡易號爲清能既卒帝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軍騎

將軍鄧芝卒先是涪陵國人反叛芝往征之見元媛抱子在樹引

弩射之中媛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芝曰噫吾違物性其將

死矣投弩水中至是果卒芝爲將黨罰明斷善恤士卒身之衣食

仰給于官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天赦

延熙十五年

魏嘉平四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

春正月癸卯魏以司馬師爲大

將軍師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松思竭不

能改變形于色鍾會察而問故乃從松索觀爲之改定五字松以呈師師曰不當爾邪誰所定也松以會對師曰此人可大用可令之來松以語會會問大將軍所能松曰博學明識無所不貫會乃絕賓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見至二鼓乃出出後大將軍卻拊手歎息曰此真王佐才也遂與樞密 吳主權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爲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爲琅邪王居虎林和之適長沙也過蕪湖有鵲巢于帆檣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也 二月薨立皇后張氏大赦后故涼州刺史旣之孫東莞太守緝之女也召緝拜光祿大夫 吳改元神鳳大赦 吳潘后性剛戾吳主權疾病后使人問孫宏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坐

死者六人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宏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

峻入臥內屬以後事夏四月吳主薨殂年七十一初臨淮羅陽縣有神

自稱王表周旋民間飲食言語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去年五月

吳主使人迎表表沿途與郡守令長談論人無不聞及至都吳主

于蒼龍門外爲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享之凡其所說水旱小

事往往有驗及吳主病羸臣詣表祈福而表亡去吳主遂殂孫宏

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爲恪所治秘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

恪恪請宏咨事于坐中殺之乃發喪謚吳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卽

位時年十歲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爲太傅滕胤爲衛將軍呂

岱爲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吳主惟置校官典校諸官府及州郡吏書專任以爲耳目

今息校官卽所原道責除關稅事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

姓延頸思見其狀格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乃徙齊王奮於

豫章琅邪王休于丹陽

晉休皆吳主亮之兄也

奮不可徙格為牋以遺奮曰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

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家蓋聖人立制百代不

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大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

稷

謂吳楚七國淮南濟北燕廣陵也

下則骨肉相殘

謂如廣川王去之類

其後懲戒以為大

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

其與交通皆有重禁

光武設科禁藩王不得交通賓客

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

前世得失之驗也

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苛遏萌慮於千載是以

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

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

也曹洪範曰凶于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周太王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次

日季歷季歷之子曰昌有聖德太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昌中念何

大仲雍遂逃之荆蠻讓國季歷以成父之志惟思也中念何

閉獻王東海王疆恭順之節漢河間獻王德於武帝兄也東海王

德為恭順事下存前世騎恣荒亂之王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並見漢紀

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常從有

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吳諸王有常從吏兵置常從督

以領之明也白奏也謂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

自不聽禁謂不聽禁約也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塞心里語

曰明鑒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謂魯王

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

教懷輕慢之心臣下甯負大王不收負先帝遺詔甯為大王所怨

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于藩臣耶向使魯王早納忠

直之言懷驚懼之慮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

惟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慄慄慄慄恭謹貌

懷音欲為大王除危殆于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

願蒙三思齋得賤懼遂移南昌南昌縣豫章郡治所初吳大帝築東興隄

以遏巢湖吳主權黃龍二年築東興隄其後擊魏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

謂建熙四年芍陂之敗也遏巢湖所以利舟師而反為湖內之船所敗故廢而不治冬十月太傅恪會眾于

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今巢湖口有兩山謂須山在和州界謂之東關七賢山在無為軍界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為石梁鑿石通水

唐志廬州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東關俠讀曰夾各留千人使

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雷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魏鎮東將軍諸葛

誕言于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王



字文舒母邱儉字仲恭

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

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邱儉等

各獻征吳之計魏人以三征計異

漢置四征將軍謂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也其後又置四鎮將軍

有功進號則自鎮為征毋邱儉

力為鎮南而曰三征史微言之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

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于寇或欲四道竝進臨之以

武誘防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選軍大佃逼其項領積穀觀變和時

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

貽後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存退

守若揆飾舟楫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橫行之計殆難必

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

自漢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吳魏始為寇敵至是年凡五十五年吳魏通者三

年耳君臣相依吉凶共患若格調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

待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

謂設烽燧遠候望以羅落邊面也羅

布也落與絡同聯絡也

閒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

眾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  
有進軍大創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  
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瘠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  
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閒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  
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自開討襲  
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  
歸于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  
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

飽能飢之

孫武子兵法之言也

此之謂也然後盛眾厲兵以震之參惠倍賞

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之道以閒其不戒比及三年左提右挈虜必冰散瓦解可坐算而得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毋邱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眾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救諸軍作浮橋以度陳于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爲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

辟讀如開辟諸軍使過路而已軍前進也

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

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卽至東關遂據徐塘

徐塘蓋近東關

時天雪寒胡遵

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

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塹

兜鍪首鎧

魏人望見

大笑之不卽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塹前屯呂據等繼至魏

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于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

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

綜叛吳事見七卷建興五年

爲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

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魏之將伐吳也或以

問隱士焦先先不應而作歌曰祝衄祝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

心謂當殺牂羊更殺其殺羆耶

羆音羆

人不知其所謂及師徒敗歸

人乃悟牂羊者指吳人殺羆者自指也先字孝然河東人避地于

河渚之間食草飲水無衣無履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拮拾

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

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

瓜牛卽蝸牛蝸牛之殼圓而曲

淨掃其中營

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行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野之人與狐兔同羣何可與人爭馳人皆謂之狂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人乃知其非狂至是人味其歌乃又知其能先知云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師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過視之又不可語經以爲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遂露寢冬大雪先祖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莫有能審其意度者 魏儻太守張嶷在南荒十餘年邦域安穆屢疏求還乃徵爲蕩寇將軍夷民戀慕扶輿泣涕路經旄牛邑邑君長襁負來迎遠送至蜀郡界其樂從嶷朝

貢者百餘人 是月吳地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之又災內殿

初姜維伐魏西平

見上卷延熙十三年

獲魏中郎將郭循以爲左將軍循

欲刺並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爲左右所遏事輒不果下

循殺賈

禕張本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五終